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三

餘姚黄宗羲編

說三

修天草說　黄東

方家貴修天言修天神草也汁以淬鉛七返而瑩然潔七返而鏗然堅乃鍊以他藥而鏐鋌成蓋方士之上業云楚人有務鉅積者力而致茲術秘謂其琴曰吾為猗頓反覆手耳謁諸藥師三年亡識也聞青城山有神鍊

師者舊知其物乃遣其子如青城詣神錬師錬師餘百歲矣命其子曰修天幹如茁蕉葉博而澤似蒟醬而上岐末鋭本類蹲鴟而毒若必得之其舒之黄山之陾乎其子棘如黄山居久之求其草之茁蕉其幹蒟醬其葉岐上鋭末澤且博而本類蹲鴟者斸之赭其山得野芋數百斤實艦以歸或唖之曰子奚貨野芋為耶其子瞪目直視曰使若如能是天下無窶夫矣擇冷淵而浴潔室而藏之即市青鉛汁而淬之無效也楚人瞿然顧泣

然泗下曰術匪誣我師匪嫚我而我貲且困藥豈匪全力乎而必再往其子復之黄山虎斃焉嗟乎甚哉方士之回矞愚俗之貪鄙也夫五金不相為用亦不相為制使鉛而可銀則銅可金石可玉萬類之質可亂陰陽剛柔動植之故可變置則造化之柄可竊弄而災沴之氣溢兩間矣凡今方士之惑人也類曰吾豖其師其師豖某仙去幾時矣是烏知仙之為道窒情竇外形骸以抱神為旨以沉冥静黙為真以飛冲化蜕為極使仙而逞

其誕幻變置夫陰陽剛柔動植之故亂萬類之質以竊弄造化之柄而混濁斯世是猶為人臣盜主威而禍天下也夫盜主威而禍天下也國有常刑仙安逭於幽玄門耶昔淮南王安陰蓄邪謀謾稱好古招致鬻奇之客數千人競為論著知天下之人可以利動也故中篇黄白之論餘二十萬言無亦襲妖僧度世之故智眩惑齊民以寓夫烏合之計耳淮南既亡其言往往雜出於記載方士乃撮其渣滓以售其陰狡愚俗之易惑無怪也

而峩然其冠者且猶師其邪妄以覬富壽不已甚乎或曰信斯言也黄白不可成則鉛為粉水銀為硃非質變者乎嘻謬何一至是耶聖人因物制用以佐民生者法固種種也乃猥附於濫偽焉宜邪正混淆於世矣

東皋說 王啓

東皋自陶彭澤吟咏之後而凡騷人墨客之竊名注意者衆矣然皆湮滅無聞豈非以其人斆天下土地之廣山川盤鬱之處上原下隰田夫野婦出沒之所其肖於

東皋者何止十之三也皆棄而不譚其置於齒牙者獨柴桑所稱今古無異豈非以其人歟啓每嘗心醉於是而未獲識其真謂是必天設地造以為彭澤獨步之地後世莫預焉及泳之霍丘偶劉倅親經其地為啓言其狀且云今皆淪於荒烟斷草不復可辨當時舒嘯所在蓋世之相去久矣嗟乎觀劉倅所言則淵明所稱者與今日所見何異哉顧獨以其人得名而不泯泯以湮滅者豈非其地之幸歟地終古以長存人千百而一遇後

有作者視前者為有光則名亦將隨之不在此則亦在彼矣焉知其終之不遇也沙溪葉君弘達學古而高行純而確其詩歌也浸淫乎陶氏矣而又逃名不出擇其地之尤勝也而吟咏之天固將與之歟不然何日前之湮滅無聞也然則繼陶氏之東皋者一人而已其猶以為易得也啓與葉君為通家子弟知之深故期之厚如此非謂陶氏實足以知之也

旱苗說

蔣顒

丁酉之夏予偶郊行時天久不雨田禾盡焦予乃喟然嘆曰是苗其勿秋乎旁一田父謂予曰公業士者而奚知苗吾於是苗播之於春蔍之蔉之其植既深耔之於夏蕰之崇之其培既豐植之深則根本固培之豐則旱不能侵乃今一雨愆期偶失生意然天有常運不久而復夫其不久而復也則五風十雨之以時而茲苗之勃然興煥然華芃然實也夫孰禦乎吾於是苗其終有望也子乃覩其始而不要其終遂逆茲苗之勿秋惡在其

為知苗也予聞其言而思之非惟苗也吾之為士亦有然者敢本尚實窒欲防非求之心而罔歉持之文而勿隳其茲苗之深植而豐培也命與仇謀與時俱晦黝然黒者而蒼蒼渥然丹者而憔悴其茲苗之遇旱而焦槁也柔順文明確乎不拔天道以栽而益培深者藏蓄而未發其茲苗之葉槁而根全也一旦逢時而興揚翅舒英薦清廟昭鼎鐘勿與凡草而俱腐勿使莠稗而專工茲非苗之得雨而有秋邪故曰觀苗於旱可以見真苗

觀士於窮可以見真士吾父始以予為業士而不知苗今因吾父之言苗而益達其所以為士矣田父曰吾於子之言苗而知士焉知子之知類而通達也吾於子之言士而知志焉知子之强立而不返也知類通達其道明矣强立不返其德立矣道明德立人道大成予其天下士邪余既歸遂輯其言以為旱苗說

牧說 戴豪

往予居山澤見東村主人畜羊且萬計其牧者甚謹朝

露既晞即驅羣羊以出就善水草而牧焉既飽且適日未暮復驅之歸羣羊前走牧者操尺箠從之遠近疾徐惟命不幸有病者即屏諸他所俾其羣勿近故其羊日以肥息家日以裕主人名牧者多予之直且勞之曰若善視吾羊用裕吾家吾持是為若酬牧者安受之主人亦無德色又見西村主人其初畜羊與東村埒其牧者怠不事事日且午始出羊于闌羣趨水草如不及狂奔四逸輒怒而鞭之鞭愈急走愈亂且踣其既病也混一

闌以居多染死者故其羊日耗家日落主人詬曰若徒受吾直乃大耗吾羊即不去若且敗吾家叱遣之予嘆曰豈惟羊也吾觀牧人者亦若此而已矣古之稱養人者爲牧虞有十二牧周有九牧我朝稽古建官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各置使以領之其意猶古也下此郡有守縣有令皆有牧之責者今之守令爲西村之牧者相望也非直不遺斥遣而已顧多取直且受勞彼且自以爲得計嗚呼吾人之生理幾何其不日耗而國家之元

氣幾何其不日以朘削也哉黄岩王君景昭以丁未進士出知霍丘縣其同年蔡君從善盧君希哲屬予以言予特作牧説以贈之景昭將為東村之牧者乎抑為西村之牧者乎請景昭自擇且自勉須進而為虞周之牧可也

虎銜魚説

張含

春秋推災度云四方煩擾衆泯失恩則虎銜魚矣禺山子曰奚趐魚乎奚趐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蒙迺停

都見漁石公喈謂蒙云前之廿歲監司鮮以賕著近鮮以不賕著方嶽滋倍焉況銅章名實皆銅墨綬名實皆墨鄮下無譏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也偶影之操也監司而賕殆六珈而姣者也方嶽而賕殆翟服而嫪者也銅墨而賕殆十金中饋而奔也蒙復於公曰昔者之賕鑽穴踰墻今也之賕連闥洞房昔也之姣叔孫僑如今也之姣衛渾良夫昔人有云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兹之賕惟恐人知今兹之賕

惟恐人不知賕非美名曷曰惟恐人不知曰不知則何為來哉由此觀之虎奚翅銜蝦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說弓 屠應埈

有持大黄于市者勁柘疾角深觔固撫力中六鈞質素而弗緣三月而莫之售歸取㪚弭而飾之穹隆重彤象幹珠韇稱價千金觀者忘瞬于是通侯諸豪互市疾得持弓反走道逢飛鴻繳矢而射之矢墮車下弓分為兩

惶惑懟懊俛首盡氣終日而不敢言也噫嘘病哉今之用武者其若此矣古之論將者惟其才不惟其類是故舉于國族于大夫士于卒伍甚者于管庫奴隸曰求任其事焉今也惟其世不惟其能所推轂而遣分閫而治者非帶礪綺紈之子不與也垂金紹披紫符若兒戲然寄空名于三軍之上耳至其畜縮逗撓邪揄外玩身不以為耻而任者不以為非曰制也習有故焉迺今轉漕之法也令甲曰服勤而事集者三歲而陟不問其等是

不習有制乎然所以僉揚而廷簡者非指揮又不與也
迺千百夫之長也卒力殫知督輓而會期終歲逾紀老
死不收上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闒之怨嗟乎以勸難矣
千戶翬君巨川武而才者也督漕于今七年會有制武
官得入粟市級署事于是翬君入粟為指揮得署事橫
金衣朱入謁屠子屠子曰善勉哉君之才大黃之材也
鬻之七年而不售今也榦飾而韇文行且爭市而服矣
其母敗于飛鴻為市者所醜以呈六鈞之功則僉揚而

廷簡也其勿自茲始乎予且觀矣

說琴贈華亭莫子　　侯一元

華亭莫子好琴而雅善東嘉王子樂成侯子數為二子鼓二子善之戊戌之秋進士論冢宰莫子得南工降階也莫子請之也莫子適侯子而問贈焉侯子諾之三授筆而章弗成於是侯子嘆曰是其難為言也夫往見莫子從語琴焉侯子曰僕弗知琴而嘗聞之夫琴者以材寄聲以竅藏之以越發之以絃收之以徽標之以軫旋

之殊用而求聲殊聲而求比弗比則弗文弗文弗樂天下未嘗聞有一絃之琴者也今或以弗比為琴雖牙曠不能以適耳矣莫子曰弗比則安能為琴雖然均比也而有牙曠焉豈以不比為異哉乃以比異之也天下萬物盡比也隆隆比汙汙比同而以順比異而以蔡比鄭衛比乎靡曼秦雍比乎廣賁陶唐之墟比乎中正故夫善為琴者達耳就之里耳去之去之以為弗比也而弗識其大有比也物莫不若是侯子曰今夫鄭衛之靡曼

也秦雍之廣責也陶唐之中正也以地異者也牙曠楊蔘以人異者也然地異其槩人殊其精故地弗能有其人人則能易其地天下誠有牙曠之調居鄭衛挺其弱處秦雍柔其強夫何擇於陶唐氏之居乎中正既在矣莫子曰夫地廣矣音繁會矣牙曠者不一二焉比之為弗比樂之為弗樂闒巍巍為寥寥聽洋洋為啁啁不得詈必且數窮焉若是而弗嫁諸所便且奚之乎且牙曠則可也不至乎牙曠者居之則或崩或蹶或妖或孽將

為地易而又何易地之有乎侯子曰吾聞之樂也者樂也樂者必將多其奏繁其節盛揮而綽之遷而徙之翕之張之綺之麗之芳之馥之則其入乎耳也亦必融液而暢悅焉而善琴者則獨不然乃為泬寥之音沉鬱之節樸魯之飾獨唱獨和自震自詘此其為娛耳也孰若彼哉是以魏侯為之卧北門為之慼樂而弗樂奚樂之為莫子曰籟也者聽于人而悅以巳者也天籟以億地籟以萬人籟以千未有弗豫而鳴者也雖然有異焉夫

聽靡靡之樂者靡不始之以樂終之以楷鼓灝灝之音者靡不先之以怠後之以得或終身而不厭或一夕而去之子將何依侯子曰不然即樂違楷人之情也賤少貴衆樂之經也予嘗聽於廣都巨塗弘闤之間乎林林而趨稯稯而叢一夫之指萬人之耳是能以衆樂者也唱而弗和一而弗二悲振乎槁木而聽者弗為慼歡劇乎冥魚而聞者弗為懌猶且操而不舍樂而不厭雖有以自適獨如斯人何莫子曰不然造適者已引適者人

成適者天得乎已不必得乎人得乎人不必得乎天且
夫心好之則手安之體康之神怡之若是雖去人羣離
天地而不失其適也夫我為之俗去之我汙之俗就之
是猶秦人適秦越人適越各趨其所便而不相為行令
將舍我而從物違心而順流則彼適而我竭矣譬之行
者必失其家侯子曰不然僕聞伯牙善指子期善耳伯
牙為善矣雖然無子期之耳則巍洋之音湮鬱而泰山
江河之志不彰彼固待彼是以子期死而伯牙破琴絕

絃而輟彈誠尊其知也必若言自適而已矣則伯牙亦將適乎期之適而弗自適其適是伯牙猶有累也莫乎曰不然夫物有精音有君精者技之窮也君者神之盛也故精有極而君無化牙以是鼓期以是聽期之樂乎牙也緣精而得君牙之息乎期也捐精而尊君雖然夫牙亦有矢之之心焉彼將以卒歲要也故期死而破琴絕絃而不彈雖然夫何病焉期雖往也其聽則存牙雖破琴絕絃而不彈也其彈則存蓋君子有破琴絕絃而無

改絃更張一以酬知一以定操有累而無累有待而無待是聲之盛也天下不復有期之耳也有之則牙固將絃而趨之且夫期亦㦧㦧淺耳如牙之音者使得佐南薫之聲而合有㷆氏之樂其相為知也豈特期哉故翟篇思美人而鼓鐘懷君子傒同聲而從之於是侯子不復有言既合數日而莫子行王子侯子郊送之侯子贈之篇視之則語琴語

師儉篇　侯一元

或訊予曰聞子遠法東坡席惟三饌以御賔客意師儉歟曰然曰不已細乎曰竊聞禮始飲食頤正則吉故易嗟不節詩詠匏葉夏王菲食而祿綿何曾豪侈而禍烈可不戒歟今豖民鮮蓋藏豪右恣夸張計其一人之食可當三十人之粮十人之會肉藿酒漿則三百人之食濫焉以亡珍窮水陸甚者椎牛惟辟玉食將焉取羞及其敝也朝夕不謀君子慼之每勤礪刃頋或作法于奢亦且無徵不信此予之所以覿火蘇君噓其遺燼者也

曰蘇法云何曰蘇法曰客至則一爵一肉此明無客則不用酒肉也然以酒介壽非肉不飽則老者宜之君子有酒肉食無墨則貴者宜之至如富人難同宴子斗酒自勞于牢執豕又如事親必具甘旨茅容半庋林宗為起但一而足矣多則二簋不得至三是為常軌藩法曰有尊客盛饌則三之此明重肉兼味極于三也蓋數成于三月明于三人衆于三女粲于三獸羣于三讓終于三事理殫矣過則為貪且嘉殽脾臄一肉也炰鱉膾鯉

兩鮮也惟筍及蒲二簌也詩所侈言不過如此夫一席二人人踰一簋若坐三人亦各盈簋此而不已真饕餮矣四人以上罷當稍碩若滿六人則分兩席大率席少雞鴨席多則鵝是為特殺一饌孔嘉其二豬肉三即魚蝦客或不喜宰生則當別供三物又如中下之家物力本屈三饌隨便可二可一至如米麪自不拘數但取充腹非以生禍又如時菓園蔬家下所儲可用小碟出以為娛或多或少可有可無期守蘇法三饌弗渝惟酒無

量為樂多方厭厭夜飲亦豈太荒從便可也昔蘇子以少食養胃少享養福少費養財其論誠確愚則以師古哲知也養大體仁也拔流俗勇也誠得自力師範先賢飲食之人我其免焉雖以儉陋見誚戔戔其榮多矣敢不勉旃或曰子言則善吾聞賓禮主擇子主而可若為客何予曰景行行止直道固存人同此心告之話言如曰不然驪駒在門

扳倒井說　盧雲龍

井在邯鄲西北去城二十里世傳光武逐王郎於此士馬俱渴困無汲具輒扳倒飲之事涉荒唐志者謂滹沱氷合之事可以類觀或天所以相光武者當如是耳余初未之信也及親履其地諦視久之則傾側之狀頗存土人指余曰此水高下不平以繩測之東西相去尚二寸許余曰此其故難知矣夫天至無私也而何獨私於光武水至平也何茲水之失其平者若此易稱改邑不改井謂其居所而有常也何茲井之失其常者又若此

此其故難知已天下之以有所私而失其平失其常者又何限哉滹沱之氷雖為光武一合然未畢數騎而即觧後世僅得於傳聞耳獨此井與此水猶若未能盡復其初也意者有巨靈主之昭示其私於千百世之下而使為有目者所共睹耶況人而一有所私也縱可以掩覆於一時亦安能逃乎後代之指摘哉

古愚說

李承箕

予嘗讀韓非子說難及漢史以鼂錯為智囊未嘗不廢

書而嘆曰揣摩世變熟於去來以持其幾二子且盡矣而卒死於所不意何哉葢人莫危於以所擅者而示之人也我以智名天下莫不以智而困我我以勇名天下莫不以勇而困我我以辨名天下莫不以辨而困我故我於偃息談笑之間飛揚奮發而調養其所短者以來天下之情而其所長者固已藏伏於中苟用之於其所當然如雷霆之不可知其情鬼神之不可知其迹風雨之不可知其始江海之不可知其終矣孰得而禦之哉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含者不避席煬者不辟竈彼二
子者烏足以知此也予聞陳獻文者為人率直好吟詩
善斲琴每一詩成輒走數里為友人誦之敲人之門驚
人之夢雖風雨不廢鄉人延之主塾教則令子弟自課
斲琴不輟人莫之知也以古愚目之予曰古愚古之愚
而非今之愚也誰從而知之嵇康達士也好鍛薛公賣
漿毛公為博徒蓋所以守雌豈害其為高哉若古愚者
其異趣而同歸者歟古愚下世矣鄉人道其事至于今

不衰予懼其久而亡也故作古愚説嗚呼深山窮谷之下信有如斯人者又孰得而知之

候氣説 周如砥

夫諸家所稱候氣之説葢紛紛云制本古初法叙歴代不可謂不詳不可謂不審然而僉有成説迄無左驗何也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人自難也人自煩也孟子曰天之髙星辰之逺苟求其故日至可致天誠如此地亦宜然而加之候氣於形驗無於有非渉髙逺非勞布算乃

竟令千古而下有歷而無律也是說者誤也蓋有為黃鍾九寸之說者以為冬至陽生其深在九泉之下距地九寸故以九寸之管候之大寒而後陽漸以升律亦漸以短馴至小雪而陽氣所距地者四寸六分六釐而已候以應鍾是也此一說也又有為黃鍾三寸九分之說者以為升陽漸盛故三寸九分陽之始也盛而至於蕤賓之九寸而陽極歸陽漸損故九分陽之極也損而至於黃鍾之三寸九分而陽復始如環無端焉此又一說

也二說者必有合矣然謂陽終于四寸六分六釐者或非旋相為宫之法謂陽始於三寸九分者或非雷在地中之義其於以候氣槩乎其未盡也且氣之候也未可執以管之長短也未可執以地之淺深也執長短淺深以求氣者是先為歷而強日月五星之合也故所稱分數云者可用於中氣已得黄鍾已定之後以為生十二律之法而不可執之以為候氣之法且天地之有氣也非猶人之有脉也與哉脉之曰寸曰尺雖有定名而候

無定法曰臂長則踈其指短則密其指肌厚者重之薄者輕之期於脉與指相得而已故愚請以候脉之法候氣百不一失之術也蓋昔黃帝命伶倫斷竹以准鳳鳴以定律呂持以候氣彂不應者人徒見其氣之應在既有律呂之時而不知其作用乃在准鳳鳴之時夫禽鳥得氣之先是以鳳凰得天地之中氣以生其聲中聲彼當其聽而准之也吾意即黃帝之聖伶倫之聽必非止為六管以准雄鳴止為六管以准雌鳴亦必非一吹而

輒似必且多為之管更迭以吹以求其似焉聲似而氣乃協非偶然也故今之求中氣之法當如黄帝求中聲之法欲如黄帝求中聲之法非多為之管若醫之候脉者然不可矣誠多為之管自極長以至極短而長短之間毫忽錯綜不但若蔡元定之所謂以一分為差者而竹必厚薄齊一置必密室緹縵之内必均其土必隅以木夫然後實其灰而候之宜有應者若乃應有先後先後之中又或有久近出有多寡多寡之中又或有全半

試一忝酌中氣立辨而又試之中聲以驗其和揆之圭景以驗其正以已應之管加之聲和景正之符吾不知即太古之黄鍾胡以異此盖至是而後實之秬黍以度周徑以起積分長短淺深可施而十二律可得制也或曰律之不能㝠符自昔歎之黄鍾應他律未必盡應施之一歲二歲而應數歲之後未必盡應將古樂竟不可復也愚以為此皆未定中氣之過也夫人必脉與息應而後為平不然者病醫不能執平脉以驗病脉而以病

脉疑平脉乎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此以中氣準之而知其為殺氣也師曠聞樂而識南風之不競亦以中氣準之而識其不競也要之中氣中聲自若也曰若是則三代而降太和洽而風氣正之世尠矣即欲候氣其毋乃以病脉驗病脉乎是又不然晩近風氣雖謝上古然不可槩謂之未正校數歲必有一歲校一歲必有一時吾聞之事有不可以冥冥決者則多其法以求之氣之未應候以數管氣之未正

似亦宜參以數歲古稱禮樂百年而後興彼不獨欲積德致和或亦有參驗其中焉是未可知以今樂之不興垂二千年而動謂百年為迂說抑過也大抵人心有自然之和亦可以宣之使和其能宣人心而使之和者必其故洩于人之真心者也古聖王作樂以宣八風之氣而惓惓中氣之求意正如此盖未有機之不協而感之能通者傳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禀于六律嗚呼厥旨深哉

明文海卷一百三

明文海卷一百四

餘姚黄宗羲編

說四

除寄生說 陸容

温州崇陰亭有柏二株黄葉包裹擁腫而上直至其顛黄葉中又出青葉芃芃條茂冬月不衰問之土人云此寄生也其名凉薑歲久滋茂則樹膚浥爛遂至枯瘁惟膚厚者無害耳命取觀之其根濕脆似薑故名其黄葉

則生以自護其根者貧僧或集以為笠他無所用葢惡草也遂命悉除之夫天地間草木附寄而生者多矣若蔦蘿薜荔木蓮藤之類柔弱不能自立蔓延髙樹者是謂附生又有鳥食草木之實遺種糞中生大樹空穴者是謂寄生然皆無損于樹所謂並育而不相害者也惟是草寄生于樹而有害焉不亦可惡之甚者乎世之人附人勢力以取富貴凡名器可圖者皆盜得而陰據之久而勢大力強無所忌憚則併其所附者吞併之殆亦

涼薑焉耳三桓生於魯而魯以微三晉生于魏而魏以析莽操懿生于漢魏而二國以亡是皆由辨之不早去之無術故也向使魯魏漢晉君臣有能炳于幾先防微杜漸及其時而早圖之無使滋蔓則亂臣賊子寧有朶頤神器潛移國祚者哉吾於寄生不能無慨也嗚呼有天下國家之寄者其亦可監也夫

食熊掌說　萬士和

熊掌異味也吳中人好飲食每宴客則蘆雀野鴿田鼠

山鷄靡不悉力羅致其不能得者唯熊掌余素不嗜口腹於雀鴿鼠鷄數數見之席間未嘗一舉箸蓋所謂人各有食性余非以不忍故也唯于熊掌異味冀得一嘗好之無異於吳人戊午春以校士至銅仁平頭苗民有得人熊者雙刖其足獻之府府不能私以餽於余余喜得償所好亟就視之毛去皮存後跟前趾宛然人形不差毫髮其刀割處工於足一寸脂白骨突腥血淋漓顏色未變余惡其似人亟為掩袂曰昔人有臨死請食熊

踏者余食之即可以易死不忍也是夕元戎石公置酒飲余酒半以熊羹進既非全形其肉乃與羊豕相類余初不辨舉一二箸公告曰此熊掌也余心既有所觸則為之作嘔欲吐不吐者久之因問公以熊於人利害公曰熊力猛爪利其傷人常以爪然必人先犯之而後致其怒盡力而止非如虎狼之性好嗑人以為食者余曰若是則余之不忍宜也公曰雖然亦有不利焉熊食禾稼盖民間男女終歲勤動恃以為命者熊一來食之輒

盡雖不噬人其害與虎狼畧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禽不在田則不可執熊既犯苗執之何咎且凶人之肆惡者人猶噉其肉况其似人而獸者耶余以公言為然更欲舉箸然竟中止豈非血淋漓似人形之狀尚切于心殺禾稼奪人食之慘未接于目歟古者聖人嘗食熊矣蓋其不忍之心隨處充滿權其殺禾稼奪人食之慘有甚于熊之似人者是以忍於熊者乃所以不忍于人余以不食熊為不忍是感於見非不見不忍之全體也雖然自

其所見達之不見可矣因疑雀鴿鼠鷄余所不嗜者豈盡出於其性或亦有不忍之心伏焉特未之覺耳向使數物之生如熊之接吾目則便以為不忍矣噫嘻雀鴿鼠鷄之類吳人所食者旣非余性所喜熊掌吳人所無余幸遇之竟不能辨味而止所謂飲食有分非余之所存也獨以余之心如不食雀鴿鼠鷄者伏而不察其不忍于熊掌之見則以不見而傷者多矣故書其説以自識焉

葬說上

王　材

擇葬以利後於古無之帝王迭興豈必盡緣丘隴閥閱降替其先顧無力以卜佳塋耶中原之國水深土厚自昔多循昭穆而窆葢不卜而無不可者山澤之國高則欲避其寒卑則欲避其濕凡此惟以寧親之體不致速朽而已而今之葬者膠術人之誣佞山之所從坎之所向或稱華葢或稱御屏或稱天馬或稱筆笏或稱旗鼓倉庫擬諸星曜或稱貪狼或稱武曲或稱巨門輔弼而

以為其子若孫富貴之基官秩崇卑積藏厚薄若數權量或稱鎗刃退筆卧尸或於星稱廉文破祿則使人惴惴焉而謹避之至于兆域時或忽焉高或忘其寒卑或忘其濕象獅龜蠏惟形之值嗟夫山之為物舉足異觀此之類筆笏彼之類鎗刃此之為巨門彼之為祿存山非有二應此則以吉應彼則以凶不將屢變其靈而不自守耶苟曰不然則吉凶之數毋乃惟人意象所期耶是地靈無定而天命不由也今葬書益繁講者益膠雖

高明之士往往惑之訟葬者之徧于州邑有以也夫

葬說中

衣薪俗遠而瓦棺而塈周而棺槨而塗車芻靈飾牆置翣人子送親之禮於是為備芻靈柳翣已則焚之所以盡于人心惟是衣以飾身棺周于衣槨周于棺土周于槨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不致速朽而已昔魯君將以璠璵斂孔子徑庭麗級而諫比之暴骸中野自吳營虎丘秦作驪山恣其力所能致而無不為然卒不旋踵為盜

所發人主何樂于發而為是哉今士大夫家葬禮等差雖載在令甲然穹碑廣楔象設森崇一時觀美或適為異時開毀之標余所經燕齊之郊前代石人羊馬仆裂相望其塚中之存者幾希矣或曰安僻之地得為則為之要之顯孝弗惟是也

葬說下

史稱德彌厚者葬彌薄夫子學於墨氏而葬不從墨人子曷忍而薄其親哉璠璵之戒蓋不使中有可欲以為

毁壞之因耳然逝者弗明或溺其平生之所好人子亦往往念親所好而將之以如生之心夫以周書埋汲卒見人間漢茂陵之道書唐昭陵之字帖且不能終錮况於金玉珠寶為恒衆所共利者乎前代葬者無貴賤咸納鏡棺中取明暗之義今開封古鏡徧天下則知舊墓葢有不勝其發者吁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拜說　朱元弼

拜之議多矣諸書辨取不同今揭其人所常行易曉者

以示予子孫平衡曰拜謂罄折頭與腰平如衡也即今揖耳下衡曰稽首即今之躬身至地頓首者頭叩地也稽顙者頭至地也太甲之拜手稽首者揖而頭至地之久也雅拜者先下一膝即今之拜也周禮奇拜者一拜也褒拜者再拜也㐫拜者拜而後稽顙也闕拜者古人兩膝齊屈如今之道士之拜也膜拜者兩手合掌以受顙也肅拜者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如今之婦人叩頭者今之婦人之拜以為始于武后不見出處惟

史記周天元后令命婦為男子拜史官書之表其異也據此則婦人古亦不伏地拜非始于唐也

拜說　韓如璜

周官有九拜惟肅拜為婦人之拜其餘男子之拜凡八而約之則三一曰拜先跪兩膝着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于地其首縣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官謂之空首尚書謂之拜手凡經傳記單言拜者皆謂此此拜之輕者一曰頓首兩膝着地兩手

到地乃俯其首下至于手首下腰髙此拜之加重者一曰稽首兩膝着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于地在手之前比之頓首其首彌下如衡之頭低尾昂荀子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此拜之最重者稽顙即稽首以其凶禮欲别于吉故曰顙拜無竒數或再或四或八或十二若奠獻跪而俯伏非拜也故賛者不列于拜數今會典載臣子謝恩禮五拜三叩頭禮臣之誤也其實四拜四叩頭第五拜為一叩再加三為四叩耳婦人肅拜云何

考之古禮男子再拜婦人四拜謂之鞠躬婦人立屈膝男子跪伏婦人又立屈膝男子再鞠躬跪伏婦人又兩立屈膝今制太子與妃初見帝后太子四跪拜妃八立拜惟致辭同跪太子伏則妃興命婦朝賀先立四拜後再立四拜中致辭跪辭畢不伏直贊興宮人平時遇后叩首而行朝賀亦只立拜此之謂肅拜近世婦人簡書曰端肅拜非矣歛衽萬福愈不經矣若婦人興伏為拜此則起于武曌袞冕郊天伏興而成天子之禮遂致沿

襲成習云然婦人喪禮亦有稽顙之文即叩頭之及地者故非謂婦人不叩頭但伏興為拜則不可蓋珠冠之製俯首不得惟不伏興故無墜髻落冠之失此禮之所繇適其宜也

觀蚕說

繆一鳳

丁陽子曰衣食生民之原蚕之功大矣余觀其生也自卵而蟻蟻而眠眠而長其間有卵而殈者蟻而瘦者眠而不能起者至於能長者十而八九矣及登筐而績有

黑而腐者有白而殭者有浮張其絲於筐側而不能累其軀者至於員而繭者十而六七矣夫均以葉為飼者而成功則異員而繭者經綸黼黻可以衣被天下其視黑腐白殭與浮張者奚啻千萬余於是而有感焉嗚呼天地一大筐也而人績於其中矣員而繭者吾儒有體有用之學也黑而腐者不足言矣白殭者佛老氏之術也浮張其絲於筐側而不能累其軀者詞章之士而已矣奚裨于用哉庸識以自勗

魚鈎說

繆一鳳

漁者釣于南陽之水繋舟古樹下細風和日倚篷箕坐綸繩不息予過而問之曰一繩千丈綸之亦艱乎荅曰綸繩非艱作鈎維艱曰曷弗市之乎曰市者之作無法也弗剛則柔剛則易折柔則弗力是以不可用也予之作鈎者有道焉鎚爐之功不敢苟施故鍛欲其鋭距欲其長曲之欲中其法及夫淬之日調其火候勿使太烈視其色勿使過度濟之以水必使其鈎以手撚之皆能

碎斲然後復以微火反其性而和之使剛柔適均始可用也故吾之鈎曲而甚力吞吾鈎者雖數石弗脫矣躬耕乎聞漁者之言得養性之道且知漁樵問對六物之中又必以鈎為本也述而作魚鈎說

鼎說 許應亨

齊之野人夜相驚以火鑿之於社東垣之下得鐘焉似鼎而小總八十一乳上著山岳魑魅饕餮之狀野人相與試察其色則渾樸而不悅於衆目試擊其聲則洪遠

而不入于里耳因撞而碎之鬻諸鐵冶之肆客有語叔夏而恨之者叔夏曰予以是物為有知乎客曰昔者夏后氏既平水土貢金九牧鑄為九鼎以察神姦是豈是物乎吾聞劍有干將實能變化飛徙今是鼎能夜燭以光奚其無知叔夏曰甚矣子之好古也苟是鼎有知則曷不求售於兮而卒炫耀踣斃于野人之手古之山罍犧象玉磬大璜是皆精微貴重太古博雅之寶也今皆安在推而言之伊耆氏之葦籥有虞氏之剛泰夏后氏

之殘殷之斝周之爵秦璽趙璧隋珠漢鼎玆其或毀于無知或遷爲異物或混乎水土或化爲泥沙孑能一一而保其無恙乎重華禪夏兩璬無聞嗚條既伐四璉亦戢商受殄滅六瑚繼毀幽厲播遷八簋不守惟其陵谷變遷盛衰迭運大者天地且不能以長久而況於是么尠之物哉必若予之言則是寶玉大弓不出魯府璆琳琅玕終貢一姓殷之祭器不抱以適周而齊之大呂不藏于燕室也物咸久視而不變則是錫銅山罍金谷者

不必餓圈扉槁東市印纍纍綬若若裂土而侯者不必羅雀門乘牛車阿房之宮魯靈之殿章華姑蘇之臺不必飛灰燼成草萊遊麋鹿而號狐狸也非其伸者不得不屈往者不能不返乎且是鼎也出之于土而入之于冶也其利農事而為鋤為鎛乎將捍患難而為戟為鏺乎抑為鑊以彖烹飪乎將為鑑以別妍醜乎如其無知則方其為鼎也不知其為鼎也及其為鋤為鎛為戟為鏺為鑊為鑑亦不知其為鋤鎛戟鏺鑊鑑也如其有知

彼方見世禮崩樂廢古器無用乃發其神光自貶以求有益于世返古而變今出無用以求有用兮又何必嘖嘖然惜之哉方且有人于此薄厚朴野息機絕知其處世齟齬而莫能入其於人踽凉而無所親貌類無知言若無用其不悅于衆目不入于里耳有甚于是鼎久為天下所擯棄兮不此之惜而乃不釋于彼何無所厚薄重輕于其間哉客於是目瞠而不瞬舌舉而不下自咎失言唯唯而退

緝籬說　夏良勝

夏子居東洲規洲之隙為圃衍廣可蔬果自給旦且接賓者以濱于水不可堵雉乃籬之或因其故或革而新榦之以木橫之以竹編之以棘牆縛之以藤而蒙之以蔓自為密矣踰旬月而蕘牧童日耗之或欹焉或缺焉或穴焉或踣焉馬牛得而場焉往來得而蹊焉宜行者得而代燎焉舉火者得而代薪焉未終歲而更治者三圃人以病告夏子怫然曰惡用是耶勞吾慮費吾貲鞠

茂草具財用適資馬牛與路人吾將通撤之而不圃焉若我何有僮跪而進曰誠費矣然朝夕而饔飧堂奥而賓友蔬果必有其直計歲出幾何殆恐費甚也壊而脩之功亦過半而撤之則天地不盡利而畜吾僮者何為請再治之保無慮也夏子曰唯僮乃窮日併力以治艅則益以深横則益以高棘則益以厚而藤蔓周遭若其素植視昔甚密鉤衣破面人不得而近也刮毛掛角馬牛不得而衝也置析木以警蕘牧童不得入而居行者

不得取也既旬而定圃人得以利矣旻子往觀之進僮而勞之曰誠爾治之客也爾志之定也人思藩衛其身心者顧不若僮於圃也哉僮有言亦可受也哉

墓祭説　李濂

或問墓祭禮乎李子曰非禮也曰古有之乎曰三代以前無有也曰周禮春官冢人凡祭墓為尸周禮亦不足法乎曰周禮所謂祭墓謂有事於墓而祭后土氏也非謂祭祖先之墓也如祭祖先之墓則子孫當為尸何以

尸冢人也曰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聖人固常言祭墓矣子以為非禮何居曰非是之謂也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祭乎而夫子告之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蓋庶子賤不敢入廟故不祭於廟而望墓以祭權也重宗也非謂得祭于廟乃舍之而祭于墓也曰然則祭墓起于何時乎曰漢人為之也曰何以知之曰秦不師古起寢于墓側漢因之不變諸陵寢皆以朔望伏臘及四時上飯建武間世祖西幸長安祠高廟

遂有事于十一陵顯宗改元永平春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此墓祭之始士民傚傚皆舍廟而祭墓此禮家之所深慨而舉世不知其非者也何以言之人子之所以事其親者有二曰墓曰廟而已矣人之有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之也故於其所見而疑於無知者則藏之而不忍見其亡於其不可見而疑於有知者則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

之道也是故家有廟郊有墓墓藏體䰟而致生之不知者也廟聚神魂而致死之不仁者也仁知亡而人之道熄矣而謂達禮者為之乎延陵季子吳之習于禮者也觀其言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夫骨肉復歸于土此精氣為物之有盡者也魂氣無不之此游魂為變之無方者也是故當葬之日檇形而掩諸幽既葬之後迎精而返于家方其迎精而返于家也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為數惟恐其不聚也及其除喪而遷

于廟也一歲之中四祭而不爲疏惟恐其或散也乃若墓也者吾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弗在於此是以時展省焉展省之禮即俗之所謂拜掃也非祭也子未讀檀弓乎昔者子路去魯謂其友顔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返其國不哭展墓而入未聞祭墓也舜禹南廵崩不返葬禹非不思其君啓非不思其父而未聞有饗陵之舉蓋時饗在廟也唐開元詔曰寒食上墓禮經未聞近代相承浸以成俗士庶

有不合廟祭者宜許上墓拜掃亦未聞祭也後唐莊宗每歲寒食出祭謂之破散流風迄今莫有正之者吁可怪已曰考亭先生家禮世皆遵用之而墓祭之儀亦具焉審非禮先生何以取之曰家禮本諸儀禮及温公書儀程氏遺書而作儀禮無墓祭之文温公明以祭墓為不可程氏之書亦無是説矧家禮乃先生修輯未成之書為一行童竊以逃去弗及改定至先生易簀始出故其立論多與晚年不合先生他日又曰古人無墓祭唐

人亦不見祭但是拜掃而已君子於此不苟從非矯世也守禮也曰時當寒食雨露既濡傾城士女皆之墟墓間羅饌酹漿攀號洒泣而守禮君子亦有先人歧墓者也當如之何曰先王致禮致嚴于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藏魄於幽以順反原之變君子于此必有所處矣盍當鄉俗上塚之時齋戒易服先祭於廟必誠必敬以申嗣續孝思之心翌日率子孫咸集墓所培灌松楸省閱兆域加虆梩之土以崇若堂之封拜掃事畢然後祭后土

氏於塋之北（四明黃潤玉曰后土之名似過尊宜名曰司墓之神）布席盥祝一如家禮厥明洒掃以下之儀則古禮今俗庶幾兩盡而仁知之道舉得之矣何必設祭于墓以取知禮者之訕誚乎曰墓祭固非禮然出于孝子慈孫報本追遠之至情於義亦無甚害者君子從俗可也何深非之曰不可伊川有言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粃稗也故生不野合死不墓祭人子孝思不忘惟專精于廟享而已矣此亦求之於有而不求之于無之意也非洞達鬼神之情狀者其

孰能知之

乾隆御覽之寶

明文海卷一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五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姚元開

謄録舉人臣武先振

明文海卷一百五

餘姚黄宗羲編

說五

醫說 李濂

李子曰上古聖人之置醫也為凡民耳是故凡民有醫君子無醫客聞而愕曰異哉言乎敢問君子之無醫何也曰醫為凡民設而不為君子設也曰子之言亦有所本乎曰有曰見諸何書曰周禮天官醫師之所隷者有

食醫有疾醫食醫掌王之飲食疾醫掌萬民之疾病各司其事世守其職而君子惟放王之所食放甫往反故王暨君子皆不言疾盖攝養有道自無疾也無疾故無醫曰疾醫吾嘗聞之矣敢問食之有醫何也曰此古人治未病之方也易頤之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莊生曰人之可畏者袵席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今夫百病之起皆由于氣血之不和而氣血之不和皆由於飲食之失節是故食醫之侍王也調和五味各適其

均所以保育天和俾弗偏勝以養壽命之源也曰願聞其詳曰天有五行歲有四時人有五藏庖有五味奉時從化病乃不生春為陽中其氣温而王之食齊(食音嗣齊才細反下並同)食宜温也夏為陽盛其氣熱而王之羮齊眡之羮宜熱也秋為陰中其氣凉而王之醬齊眡之醬宜凉也冬為陰盛其氣寒而王之飲齊眡之飲宜寒也春屬木木之味酸春主發舒宜多酸以收之夏屬火火之味苦夏主解緩宜多苦以堅之秋屬金金之味辛秋主

揫歛宜多辛以散之冬屬水水之味鹹冬主凝栗宜多鹹以耎之而又調以滑甘謂利其竅和其中也它若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莫不以地之所産而合天之所産弗反其正弗戾其宜而攝養之道備矣是故王心常清弗為物所淫王體常寧弗為物所侵不特王之一身弗攖疾而已也中和致而位育臻五事修而休徵應災害不生沴厲不作而舉斯世之民同歸于壽域故曰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夫食醫調

攝王躬其功用之大有如此者君子讀書窮理以格物致知為事而格致之大旨有切于理身之大者乎故君子之飲食恒放乎王曰恒放者言不可以一日廢也若恣口腹之所快徇嗜欲於無涯以致病邪交攻而後問醫而亦蠢蠢然無知之凡民耳夫奚貴于為君子耶是故周官疾醫施于萬民而君子不與焉者以其飲食有節起居有常胃氣疏暢脉絡平昌耳目聰瞭筋力壯強期頤耄耋既壽且康或偶有小疾將不藥而自愈矣豈

有至於神枯形敗尫羸耗竭不可救藥之地哉故曰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掘井鬬而鑄兵不亦晚乎嗚呼君子之所以異于凡民者以其知道也惟其知之是以慎之窮則調變乎一身達則康濟乎天下推此達彼其道一也世豈有不善理身而善理國者乎故曰君子無醫非無醫也不俟醫也客再拜曰聞教矣而今而後吾始知自愛其身也夫

紙說

李濂

書契既作式代結繩隆古用竹簡嗣易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幡紙故其字從糸貧者無之或用蒲寫書若路温舒截蒲是也夫簡重縑貴蒲脆並不便于人故傳書亦少後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有巧思始剉故布擣抄作紙故其字從巾又擣故魚網作紙曰網紙桑根楮穀麻藤諸皮皆可抄紙世稱蔡侯紙是也余嘗觀天下之物暴殄至甚者無如紙何以言之當紙之未

興也簡牘刀筆而已故三皇五帝三王之典謨訓誥下逮先秦古書國不能備而况于家乎始皇焚書固其虐政亦由書之少故㓕之易耳自有紙以來録摹甚易非聖之書無益之籍日新而月盛粃文瘠詩在在鋟梓而紙之費歲不下幾千萬計此則暴殄者一也近世法令繁苛上以虛文令下下以虛文應上簿冊公移填塞官府榜文告諭徧滿垣壁天下幾困于文法而絶無實用於民時人之謂故紙世界此其暴殄者二也士不修行

而習于浮辭揮毫伸紙動千百言曾無少關于身心性情之實其甚無謂者科舉程試之文也決裂章句侮聖人之言記誦套括迎合主司以倖一得比歲以來書坊非舉業不刊市肆非舉業不售士子非舉業不覽問之則不知用之則不錯一登仕版旋學律例視此為唾去果核無復用處此其暴殄者三也古者祭祀用牲幣秦俗牲用馬唐玄宗瀆于鬼神王璵始鑿紙為錢以代幣凡禱祠必焚紙錢加以畫馬謂之紙馬今江浙之買水

舸陸車載紙貿易者舵相摩而轂相擊也而冥紙用之幾半十室之邑數家之村必有鬻紙馬之肆寺廟壇壝齋醮葬祭無處無時而不焚化此其暴殄者四也嗚呼耗費之端有此四者而在上者不為禁在下者不知惜裁成天物有志于經世之學者必不恝然于此也余嘗讀舒元輿悲剡谿古藤文而憾其意猶未盡也故著是說以諗世之君子或少啓其珍重愛嗇之心而下筆弗敢輕用之弗忍易則區區芻蕘之言庶幾少有補于斯

世乎

乘轎說

李瀷

或問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吾聞諸易矣然則仕者之乘轎也果昉于何代乎李子曰古無是制也故不見于經漢淮南王安諫擊閩越書有曰輿轎而隃嶺轎始見于此按後漢井丹傳信陽侯陰就光烈后弟也以外戚驕貴丹在就坐上見左右進輦乃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也就不得已而卻輦繇此觀之

是兩漢之君尚未有輿人輦者而臣豈有用肩輿者哉魏晉以來朝士皆駕牛車或乗馬三公大臣有老病者君命賜輿猶力辭乃受昔鍾繇有膝疾拜起弗便華歆亦以高年疾朝見竝令載輿工殿唐太宗時司空房玄齡病稍間詔許肩輿入殿太子少師李綱有脚疾太宗賜步輿令宿衛之士舉入東宫此皆出于一時特命豈貴顯者所得通用邪慨自命車制廢而轎輿馬或謂之檐子或謂之兠籠百官有疾病者皆必陳牒中書及御

史臺而後敢御見諸黎植之所奏者可考也唐要 乃若
貫高以箯輿載疾潘岳以板輿奉母陶潛以籃輿代步
與夫野人游客所乘筍輿竹輿之類皆兩人扛之以行
非若今之制也荆公之居金陵出游惟乘驢或勸其用
肩輿公艴然曰自古王公貴人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
畜吾何敢用肩輿乎由是知唐宋以前元臣大僚未聞
有乘轎者迨南渡以後江表人士無不乘轎者嘗觀汪
藻集中有行在百官謝表許乘轎則當時官無尊卑皆

得乘轎可知矣程大昌曰百官得于寓京乘轎自駕幸揚州始後遂不復乘馬惟從駕則乘之祖宗時臣僚雖在外亦不許乘轎也演繁露我國家定制兩京文職三品以上者許乘轎四品以下雖堂官亦乘馬得以方杌隨其在外服司府州縣官並乘欽給馬若武臣自公侯伯以下皆乘馬亦不得用方杌有弗遵者罪以違制士夫老病閒退去京遠者從便載在令甲炳如也屬者閭司亦乘轎市人見而譁之咸以為自昔所未有而觀察弗

之誥臺臣弗之問良可嘆也傳曰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甚哉和同之為害也又按唐車服志開成末定制宰相三公師保尚書令僕射及致仕官疾病許乘檐子如漢魏載輿步輿之制三品以上及刺史有疾者亦許暫乘夫唐制如此當時藩鎮跋扈之臣亦未有敢僭踰者而今乃有之吾不知彼何所據而乘之也區區懸車林壑久矣一切世事絕不相關或因或問而為此之說以貽之亦聊以識吾感爾顧空言夫何補哉噫

相說　羅洪先

陰符經曰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余少時讀之感其言間以試人凡其恭傲恕刻剛柔明闇之情皆不必與羣居可以得其大都然揆其終身壽夭貴賤貧富雖間有值莫能斷其久近與其果然否已而聞形家語嘗試其術則於壽夭貴賤貧富之斷十不五值而於余之所謂恭傲恕刻剛柔明闇之情不能庶幾十一焉嘻豈所習者分鑿于部位混淆于氣色而遺其所謂機歟夫恭

恕剛明之士不能多得其於貴壽而富又常不能以相兼而刻傲柔闇者往往皆是聞利達則色津津然以喜語貴壽與富稍淹緩亦所不樂况敢直指其貧賤夭折耶故持術太嚴則喜者常少而忿怒相接者殆無虛日日以忿怒而賴得糈以自養其不禍者幾希彼方幸糈之得禍之不及而何盡計其術之驗則其出言之機蓋可緣也余未第時鄉人皆驗崇仁馮髙言雖不吉無其忿怒且多禮貌者豈又得出言之機於輕重先後之際

故無所犯耶不可知也余歸田馮適來過以其舊所驗者為言余深嘉其術然為之懼不細也凡人敢於為惡者將以求富與貴而冀多壽以享之者也其不敢縱恣者以將來未可逆睹故且猶豫而不決夫疑則謀緩謀緩則為力淺為力淺則其貽患也小而近及其既得而始自信則心滿志遂歲月過而血氣衰無復能出遠慮是烏可與早見哉今某言出人人可以持鑑自決而縱恣其邪心其相之不類者若可少敎其顧望矣然其平

日邅迴於聲譽掩飾於形似者固將有待也所計不效
又獨當困窮將亦不勝其憤恨而或肆其傾陷排擠之
毒以中傷人人亦孰能禦之是子之術於助惡也實深
安在其能機也為子計有說相之生滅皆由于心此形
家語也引而伸之號于人曰吾相相先相心心相善則
相相隨之汝貴壽而富由某善也汝勉之而慘傲柔闇
禍不旋踵矣不聞然臍拉脅者耶汝貧賤而夭由某惡
也汝改之如恭恕剛明福亦不旋踵矣不聞遺帶編竹

者耶如是則喜者畏怒者平日以邀糈而人無憤恨是子之相得生機也術烏乎云

郭氏立後說

羅洪先

禮同宗可以為人後此為生者言也故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既為之子情專於此勢不容以他分故為其父母降服後世因之名亦遂易此禮之正也郭君伉以子汝罷為叔父蔚州公後在既死數十年後蔚州不知子翚之夭與汝罷復未接面是於情不可得而推此禮之變

也禮既變處之者亦當有異宜伉之有疑也伉之言曰
祖孫不可言繼嗣謂承其祀可也斯言似矣雖然是遺
輩也書于譜也何所屬乎夫為後于生者其情專其事
煩為後于既死也其義重其事簡何也主於承祀焉耳
矣知蔚州不可無祀則雖姪孫可也豈必易子孫之名
且輩既無子矣頋安所得孫乎名不易則叔輩可以享
姪祀自無所遺故處禮之變者據事實而以義斷之雖
聖人復起所必同矣於蔚州之主則題曰顯叔祖旁書

曰為後姪孫男某奉祀於巽主則題曰先叔考旁書曰為後姪男某奉祀妣亦然叔姪不必易名則父母不必降服明書為後奉祀則其義甚重後世永為蔚州之裔不敢他適情與義可兼得也於伉之譜書其旁曰五子以第四子汝騧為叔父蔚州公後於巽之譜書其旁曰無子從兄伉以子汝騧為後奉蔚州公祀則伉之情伸汝騧之為後有所主書之譜為順傳之將來可以為法所謂名正言順而事成也郭君其何疑

史說上

黄省曾

武宗皇帝晏駕之明年大興史事内則開十館以作述外則盡郡縣以修纂嘗聞之師少傅太原公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此誠不滿於今之史也古之史也掌載有專官言動有注記故所撰皆實録今之史也於一世之終而追筆乎數十年之事在位者或去而老老者亦復物故焉得盡精神面貌而詳書之也所以成者惟前後奏疏與墓銘二端奏疏之言亦多淆亂眞實嘗觀

宋之人如伊川考亭咸大儒也一則目以為奸人一則比以為正卯惟其所恨而致訟焉若此等疏亦可遂信而書之乎至於今之言官紕繆尤甚則奏疏不可盡據矣古之墓銘惟述生死歲月以為陵谷之防至於後來為子孫者於其先之沒莫不盛揚其善揑怪指空無有窮極試觀於今之世家孰無銘銘孰無善則是凡有銘者皆可書而傳也何堯舜之代尚有凶人而今皆比屋可封之君子乎是大有不然者也以罪而黜者誌得掩

其罪以墨而去者誌得蓋其墨愚嘗曰墓志立天下無惡人矣十丈九誣何足為信然則為史之道奈何曰亦惟以天下之公是公非者為之而已矣有是心而位館閣者豈少哉獨襲沿之不易則其流未可卒改耳愚嘗有志於此而無風雲之便徒抱恨於林壑設使馬遷不世太史班固不預蘭臺則抱恨亦若省曾而已烏能成一家之言光照日月乎嗚呼有其事不得其人不可語史也有其人不專其事亦不可語史也必有其人矣而

又專其事則遷固之業何難為哉

史說下

閩之長老髙廟實録一百八十餘卷學士解公輩掌之文廟實録一百三十卷大學士三楊諸公掌之修髙廟時列傳有洪武之記注有金匱之勲劵以是一時鷹揚之佐制作之臣咸得軒軒磊磊與神功峻徳並耀而無缺沒至於修文廟時列傳不知當柄之臣何故抹殺其事每載一人不過述其姓名科甲轉歷歸老如由狀然

中間畧見其為人若何而已雖有殊功顯謨竭力社稷
抗法萬世一切不録皆隨飄風春榮以澌滅焉耳噫造
偏之人亦不仁矣哉自是歴朝以來遵習為法善者無
大褒惡者無深貶而勸懲之意亡矣夫蹇蹇匪躬之士
所以捐生命棄坟墓焦心慮以建尺寸之功者徒恃青
簡之名可垂耳今又不然則人亦何所勸而忠藎生哉
為史若此大非國家之福也昔遷固之史每傳一人則
不特功德言語了了無遺模寫如畫又且并其形態之

狀以鋪張之今專官已罷固不可以望此矣然亦當稍
祖其意縱横求之寧繁毋略盡録其長務令不朽若于
今可詳之時遂忍致其落落則年移世改文獻凋零固
將盡一世英雄之善而掃蕩之矣雖有良史之才又烏
得鑿空影響而書之哉或曰造僞之人以善惡難知而
性情無定不若平平書之爲無慝也殊不知善惡難知
者天下亦鮮設有是人何不遂書其難知之狀其他如
有善七而有不善三則書其七而不掩其三何爲不可

有不善七而有善三則書其七而不廢其三亦何為不可善善惡惡隨其劑量多寡而信書之如寫真然凡面目口鼻肥瘦長短一一與之差別則亦何為而不善哉特由作俑之人無其智又無其才且或挾妬嫉之私存禍殃之懼故縮避含糊草草應制求塞史官之名而已矣以是訛承謬踵至於今日而猶未已也廟堂之上賢俊羅盈必有能變之者

致良知說

薛應旂

大學一書乃學者入德之門而致知一語實大頭腦處實緊關下手處世儒誤認其義遂以為必窮盡天下之物然後吾之知致則是涉于聞見之知使人向別處走毫釐千里正在此處若此處一差則日用工夫便無安頓陽明先生乃直指以示人曰此致知者乃致良知也非別有所謂知也其言明白痛切拯溺登岸誠有功於吾道不小若會悟得來則古聖賢之精一執中一貫忠恕尊德性先立乎其大之類雖其話柄似若各別而血

脉路頭無非所以發明人心天命之本然實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者也譬諸天一也既謂之天又謂之乾又謂之帝雖若謂其有形體性情主宰之殊而其實則此一天也譬諸一人也既有名又有字又有行又有職銜近世又有别號雖其所稱之分與地不同而其實則此一人也果能見得此處透徹則不落言筌雖古聖賢許多話頭皆為剩語奈何今之從事口耳者執著良知之説而不能實求諸心其説紛紛遂致自相牴牾枘鑿其於

道理一無所得而古聖賢之格言至論已一切廢棄不惟不能為陽明之輔翼而其說反晦矣敢告吾黨求諸本心當自有豁然貫通處尚安以多言為哉

春王正月說

徐師曾

甚矣春秋之難明也如春王正月乃是書開卷第一義即已難得孔子之心而徒滋說者之紛紛蓋自胡文定公安國為夏時冠周月之說而春秋之義愈以不明愚嘗考之左傳曰春王周正月謂周王之正月也孔穎達曰

三代異制正朔不同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是改夏之十一月為正月也月改則春移是周之正月為春也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此改月之證也前漢書律歷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二十八日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而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此改時之證也故春秋據事直書以尊王制而微意自寓于其中何必以夏時冠周月然後垂法後世也即孔子之意謂周正於天時人事不便則以一

言明告乎人如答顏淵為邦之問是矣不當假天時以立義也且春秋大義惟在尊周至於正朔一事尤周制之大者顧取夏時以冠之其違戾時制如此乃欲責當時諸侯大夫之不倍周豈不謬哉故近世王文恪鏊王文成守仁二公皆云周正時月俱改良有見也或曰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史稱秦元年冬十月詩稱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夫時月不改經史有明徵矣子將何以解之曰此自文定及蔡仲默沈說爾果如其說三代皆以

寅月起數安在其為三正也按頴達又曰湯崩踰月太甲嗣位其崩之年即稱元年顧氏以為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為首是也如以孔安國太甲嗣湯奠殯而告之說為非則從史記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則太甲雖不嗣湯而嗣仲壬矣夫安知仲壬非崩于建亥之月太甲非即位于建子之月乎然則書所稱十二月何可必

其為建丑之月也宋儒謂踰年改元乃周制耳蘇氏習
聞周制意周以前皆然遂以崩年改元為亂世之事如
南朝宋文帝元嘉齊昭文延興北朝魏孝莊永安齊孝
昭皇建隋恭帝義寧唐元宗先天宋太宗太平興國等
類不知三代迭興多所損益要不可以周制槩前代也
然則奚必亂世而後崩年改元乎秦人建亥其制書曰
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此由秦始故以制書明之不
然商改夏周改商皆無書秦之承周亦若周之承商商

之承夏何獨有書也夫秦儀不經古今所嘆豈可據以說春秋乎若詩所言則文恪已有說矣民間傳習之便也曰然則子所謂微意自寓于其中者何也曰四時成歲寒温有節時冬也而謂之春故書曰春明實非春也東遷陵遲諸侯皆有無王之心矣而不可不謂之王故書曰王明實有王也本十一月也而謂之正故書曰正明實不當以為正也所謂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焉者吾聞諸陸文裕公云陸公深本云書王實非王今以桓公不書王考之殊不合故更此說

廣師說送李生如京師　熊過

始予為祠官典司太常禮樂思古所以兾化其民人者漢西京去古近矣郡國遣士受業必詣太常此與太師樂合國子弟何異然其合而教之必使有道德者主焉而漢法太常博士率高第者迺得之本實雖離然其官聯之設猶可繹思其禮樂教化建中和以為民極者未至決裂如後世也其官師之重如此是烏可求得而倖至哉自予屏居麗澤常欲討尋塾師之教兢兢然不敢

易也而況於求之乎李子解官淹恤者越三歲將赴謁
銓曹隨牒為學官師如是者不可謂不求也然州黨之
序以行射飲其為科條雖大于塾師而視諸國學則少
踈矣予不敢師比閭李子乃欲求州以上而師之何也
昔孔氏之門以有若似夫子夫子之論學曰有朋自遠
方來不亦樂乎繼之孝悌務本夫樂之實樂斯二者而
已其近取諸身原情根性如此其于夫子亦孰能辨其
非士哉予考信周官之所導化者統以馭之曰親親物

以教之曰孝友其閭黨州長之所合而書鄉大夫之所比興胥屬之教官而已然則由學而化民成俗者其至德要道誠不別搆使學士挾日而服習矣今之師長掌其版以眡其踈率程其文以辨其工若研其歴以馭其後先別其數以賦之多少非復有先王之法也其職易稱人可求而得何必李子也況李子又有待時秉勢之利哉道以中和為至是故有所抑而俯焉有所引而跂焉三年之喪以祥琴嘗之所以示有中敎之中和也予

不見見李子所為創痛者其淡然而平則今固見之矣倘亦庶幾祥琴之意乎意其真機之發必有則焉而不可踰者上以是而風下以是而化其相為感通即未論西京太常博士弟子也申禮以教而和樂防之者亦豈必減古太師樂之遺乎此其待時秉勢之利其幾可睹矣故曰歸而求之有餘師有餘師矣則亦何嫌于求之也予雖未能修塾師之教然因李子而悟中和之則是以已心可為嚴師矣商人之言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

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予協予一自能得師矣予又何求耶他日以語從子典請以歸諸李子曰吾舅也舅諸昆有教麟遊者或可並貽之乎因名曰廣師說

醫說　樊鵬

齊威王即位三年不親政事飲酒好色小人得倖而紀綱不立自是晉楚交侵兵戈寖集人民日散遂憂忿而成疾疾三月列國醫士集齊下者數千人百方弗驗有林月子者聞王疾自秦于齊問之王曰寡人因憂而致

疾今已三月百方不能治葢朝夕之人也先生又何問焉林月子曰王何拒人之甚也今來問王固欲治王疾爾且諸醫何在請得而問之可乎王曰可盡呼見林月子林月子問曰曷僉言王疾也一曰王之疾寒暑失節陰陽失和燥濕失均吾欲以藥和調之林月子曰此天下之庸醫也惡能治王一曰王之疾嗜慾過度傷心損精起立傾倚苦走宅神吾欲以藥安靜之林月子曰此亦天下之庸醫也惡能治王於是王及諸士曰先生之

醫更何也曰吾之醫非藥非石非鍼非灸能使生者弗
死死者復生王驚曰先生之醫至此寡人且生矣何皇
天以先生賜齊國也乃除朝堂設禮儀列林月子上坐
諸醫側立王對席焉再拜而後敢就位既而進前跪請
曰今齊國之大負于一人不幸而疾至此先生何以治
寡人林月子曰王坐予言之夫良匠治屋必視材之大
小良工治罷必視玉之美惡良醫治疾必因人之貴賤
是故有天子之疾有諸侯之疾有庶人之疾王曰何以

為天子之疾曰天子以四海為四體以王畿為皮膚以天子之身為心以六卿為耳目口鼻以三公三孤為臟腑以流行于天下之紀綱為脈故天子有疾則觀其天下之紀綱若何然後扶持保養之而天子之疾可治矣王曰何以為諸侯之疾曰諸侯以四境為四體以侯國為皮膚以諸侯之身為心以大夫臣宰為耳目口鼻以左右相為臟腑以流行于一國之紀綱為脈故諸侯有疾則觀其一國之紀綱若何然後扶持保養之而諸侯

之疾可治矣王曰何以為庶人之疾曰庶人上無天子之尊下無諸侯之貴無天下之托無一國之寄孑然藐然一身之外無他有也故有疾則治身今王處諸侯之貴有一國之寄紀綱不立政事不修國内大亂四體壞於外心腹壞於内庸醫不知病根乃以庶人之疾治王是無異以擽棘而建大屋以碔砆而為瑚璉也吾恐強秦猛楚之兵三晉之卒百道攻城不日斬王於卧内以分王之四體雖有藥石無所施矣言未畢威王痛哭遂

悔過自新明日悉逐諸醫尊林月子爲太師右相正紀綱布政令賞善罰惡親賢遠奸威風敷出四境震恐反侵地結和親行之一月國中大治王因喜而疾瘳

廣悲人䖝篇　王文祿

王生角藝遠遊每經通都大市偶登酒樓下見飛埃濛濛往來憧憧雖襟裾殆烏頭虫極擬之如羣䖝鑽滾于溷廁之中相忘臭穢共溺從容欲擒文以拯之未遑也戊辰秋閱田子藝續集載悲人䖝篇有慨予衷乃廣之

曰夫人固倮虫也而非蛆也世固塵界也而非厠也以世為厠以人為蛆不幾憤世悼人之甚邪然原厥初寅突肇生陰陽委和清而無濁潔而不汚與天為一也以故心中皆天太虚而神迨及物誘性相近而習相逺記曰天下蚩蚩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諺曰夢青蛇而得官夢糞穢而得財夫利莫大于財官夢者心神之感也糞穢青蛇汙濁之物也凡天下人生死夢惺無不在于利中非溷厠蛆虫而何由是推之錢穀盈充鎮

日營營得非貪蛆虫酒池肉林饜飫甜濃得非饞蛆虫粉白黛緑倚玉偎紅得非淫蛆虫聲勢赫濯縱肆威風得非驕蛆虫田產饒廣粮桶客囊得非奢蛆虫鬭狠爭強勝決雌雄得非暴蛆虫橫鞭流血辜枉罹凶得非酷蛆虫爭名力稽特士與農貿遷毉用惟商及工得非勞蛆虫擾擾紛紛溷廁為榮狀態萬變言昌能窮嚴冬冷冽僵腐一空誰悟清都之潔非于天上而在心中一念不起澄然淨潔而清通神妙無染與太虛同習何能移

性豈凡庸奈世多李赤之迷厠鬼遂顛倒而邪從以溷厠為宏麗椒蘭之華廈甘耽樂而永終嗚呼悲哉孰思高翀須登彼岸無競無慵不必大言欲為希聖希賢之列請先免于人蛆蟲

明文海卷一百五